

第一回

第四局下半，海山隊落後新莊隊兩分，目前比數為一比三。

我還待到場邊等待教練的指示，希望教練能快點換我上場。雖然我一直不了解高大兇悍的教練他內心真正的想法，但我始終都很有自信，只要我上場相信就能翻轉眼前很糟糕的戰局，讓我們海山隊的比數快速趕上新莊隊。

只是，教練好像對我從來就無動於衷。他有一雙像在暗夜裡發亮的野貓眼睛，狠狠盯著場上球員的一舉一動，卻完全沒將我的存在放在眼裡過。

我心裡面有一點點急，腦袋瓜裡卻擠不出任何辦法，只好撿起地上一個拳頭大小的石塊，獨自反覆做著投球的姿勢。我想做些什麼，好試著引起教練的注意。但教練才沒有空理會不在場上的球員，他只深情凝望著場上那些傢伙們的投打奔盜。

就好像，這一切都與我無關。

在我手中把玩的石塊始終沒拋出去，我只是一邊比劃著投球的動作，一邊不時的回頭看著教練，盼望能得到他一點點垂憐。

第四局結束，新莊隊仍保持著領先我們兩分的優勢。新莊隊的隊員聚在一塊，稀哩呼嚕開心討論著他們該如何保持領先的局勢。

我們海山隊隊員們則是以教練為中心圍成一個圈，縱然所有人都深感疲累，卻沒人敢喘一個大氣。教練指著其中一個小隊員的鼻子罵道：「平常我是怎麼教你們的，該揮棒的時候不揮，對方丟壞球的時候，你揮什麼棒？還不會判斷嗎？」那個挨罵的小隊友臉上，堆滿了無辜表情，不敢回話。當時我心裡想著，的確該罵。

教練又望向那個擔任投手的傢伙，情緒激動的對他說：「你怎麼投的？對方每球都打得到？你手是沒力嗎？要不要每天都給我留下來練習？給我集中點！」當教練說這話時，我覺得是個好機會，於是便故作輕鬆的繞到那小投手的背後，大動作的把玩著手上的石

塊，想讓教練發現我已經準備好了。

那個投手隊友，一臉苦惱，表情不悅。我心想，他一定在懊惱，心裡覺得明明已使出全力了，對方打擊那麼強，他也沒辦法。

教練簡單的指導投手隊友的姿勢一番，又調整了一下每個打擊隊員拿球棒的位置。

於是，第五局開始了。

沒想到才剛接受完教練的教訓，我們海山隊又遇上了大亂流，不但投手頻頻失誤，打擊線也無法應援，一下子就又多落後對方兩分。

我緊握著手中的石塊，都快看不下去了。

正當新莊隊興高采烈的時候，我們教練忍不住對著場上的那些隊員們怒吼：「混蛋！」讓所有人都嚇了一跳。然後他做了個暫停的手勢。這時我決定直接切入教練左右，晃來晃去，明明看來我很明顯在故弄玄虛，但依舊沒有吸引到盛怒中的教練眼光。

教練可能受不了了，把我們海山隊場上的隊員全糾集在一起痛罵一頓，畢竟比數已經變成一比五，整整落後新莊隊有四分之多。我只看到教練的嘴巴扭動著，但聽不太清楚教練那些罵語。

我只幻想，能聽見教練叫我上場的指示。我待在教練身邊，卻只能聽那些罵言諷語，我覺得沒趣。於是，我便緊握著那個石塊，獨自坐在稍遠一些的地面上，兀自上下把玩著石塊。

這時，教練忽然再提高了音量，叫我們海山隊所有人往帷幕外看去，教練說：「這麼多人在看你們打球，還不好好打！是要我們海山的丟臉嗎？」陳明歌往帷幕上方看去，在帷幕外的山坡地上，零零落落的分成幾處觀賽人群，說多不多，說少卻也不少，大概有二三十人吧。

棒球比賽場地的四周用著巨大的黑色帷幕圍著，一些對棒球賽

好奇的鄉鄰就佔據著地勢高處，由上往下看著帷幕內的比賽實況。

我看著外邊那些圍繞著棒球賽的群眾們，內心無比的澎湃。我告訴自己，只要有機會上場投球，一定就能立即吸引所有人的目光。

第六局、第七局過去，我們海山隊又多落後新莊隊兩分，比數一口氣變成了一比七。教練已氣到完全不想理會這些我們了，只擺出一張大臭臉，冷冷看著我們。第七局結束了，只剩下兩局了，大幅落後的六分，彷彿千斤重的巨擔，壓在每一個小隊員身上，但不包括我。

不知何時，楊秀芳摸進了帷幕之內，我不願意用正眼看她。我用餘光看見她正看著我，看著我獨自在一旁落寞的把玩石塊。我形單影隻的樣子，和計分板上差距越來越大的比數，全被收進了她的眼裡。

我忽然被從背後猛然推了一把，嚇得我剎那魂飛魄散，手中的石塊也滑了出去滾到帷幕邊際。原來是楊秀芳又趁我不注意跑到我背後搞鬼，楊秀芳對我做了個鬼臉，便飛快朝從我手中滑出的那石塊跑去。

我一看見，也跟著跑了上去。我們兩個人一前一後奔逐著，繞了棒球賽場地一大半後，楊秀芳才慢下了腳步。

我一路憤怒的大喊著「楊秀芳！楊秀芳！」楊秀芳一邊回頭，一邊擺出讓人既厭惡又好笑的鬼臉。

楊秀芳停下了腳步，就在教練面前。

我跟在楊秀芳這傢伙身後，見她停在教練之前，嚇了一跳，於是也只好瞬間停下了腳步。

教練低著頭看著眼前這個小女孩，不知她在搞什麼鬼，我則是被她這突如其來的奇怪舉動嚇得心驚膽顫。

楊秀芳伸出她肉肉的小手，拉了拉教練渾厚的大手，然後大聲

的說著：「教練，你看我後面那個陳明歌，他一直在角落練習熱身，可不可以讓他上去試看看啊？」教練不置可否，只用著那雙佈了些血絲的眼睛上下打量著我。

我的呼吸，隨著楊秀芳所說的話，終止了好幾秒。

楊秀芳又提高音量說：「教練，怎麼樣？讓他試試看啊？」教練一方面看著我上下打量，另一方面大概是在想著，反正比數都差那麼多了，這時候用我上場也不會影響大局，試試看也沒所謂。

於是，教練揮揮手，示意我過去。

我小跑步到了教練面前，低著頭不敢看充滿威嚴而盛怒的教練。

楊秀芳擋在我和教練之間，她頑皮的轉了身面向對著我，並將她手中的石塊塞給了我，然後頭也不回的跑離現場。留下了不知所措的我，還有被比賽比數氣得腦脹的教練。

楊秀芳跑開一段距離後，又朝著我和教練的方向大吼著：「要贏喔！」我被身後突如其來的叫聲嚇了一跳，眼睛不由自主的瞪得大大的。教練對楊秀芳的叫聲沒什麼反應，只緩緩逼近了我，並伸出渾厚沉重的手拎著我的領子。

教練就在我的面前，但我的腦子亂哄哄的，全身發燙，根本沒注意到他究竟說了什麼。大概就是些要努力投，不要打混之類的話吧。

隨後，教練把我們海山隊一眾小隊員們全聚攏在一塊。若從帷幕外的高處往內看的話，教練便有如一名威風的大帥在帳內召集眾將官，耳提面命叮嚀戰術；而從帷幕內朝外望去，則只能見到一個人頭，像是在等著看什麼好戲一般。

我看見楊秀芳走到了計分板那頭，她不知怎麼回事，忽然抬頭望向天空。

計分板旁的計分員，看著她不明所以。楊秀芳也沒有搭理計分

員，自願自的坐在計分板一旁，就像帷幕外的那些觀眾，好像等著有什麼奇妙的事情將發生一般。

我看著天空，忽然有一滴水珠降落在我的鼻頭，我大概知道楊秀芳在擔心什麼了。

第八局開始，我總算在楊秀芳的助攻下登上了投手丘。

我往計分板一看，我們雙方的比數相當懸殊。計分板邊有兩個人，一個是精神已渙散的計分員，另一個就是貌似懶洋洋但眼神中充滿著期待的楊秀芳。

楊秀芳圓潤的臉，在漸漸蒙上了一層灰的天色下，恰似黑暗中揮出來的一個強心拳，她鼓舞著我，讓我誤以為能變成扭轉戰局的英雄。

我使力的拋出了第一個球。我知道帷幕內海山隊的隊員們不是很在乎球的走向，甚至我看見教練雙手叉著腰往前挺著打了個隔，甚至捕手還深深吸了一口氣；新莊隊的打擊者死盯著球不放；楊秀芳則用力抿著嘴看著。

嘩的一聲，打擊者出棒。好的，我頭的第一個球竟然是個大暴投。

新莊隊一陣喧鬧後，胡亂出棒的打擊者聳了聳肩眼光不敢看向隊員們。幸好他揮棒了，我悻悻想著。

我鬆了一口氣，整頓一下心情，唰的一聲又丟出了第二個球，打擊者聞風不動，這個球就咚咚兩聲，沒想到還沒抵達捕手區就掉到了地上，引來場內外一陣大笑。

站在投手丘的我，這時才體會到，真正上場的時候並沒有想像中那樣容易。我臉紅。

把我拱上場的楊秀芳，也沒有客氣的意思，捧腹便哈哈大笑，

我看她笑得正樂，不知怎麼了她又抬頭看向上空，我也往上一看，黑的。

第八局匆匆結束了。

雖然我殺氣騰騰還用盡全力，但球是圓的不聽使喚，時而暴投，時而好球，最後還有一球直接擊中打擊手的觸身大亂投。不過，我始終未讓新莊隊再獲得任何一分。

可怕的是，我們海山隊的隊友也沒發揮打擊力量。懸殊的比數，一直撐在一比七。第九局緊接著即將開始，最後一局了，眼看沒救了，一聲雷轟下來，雨終於嘩啦啦的一柱一柱狂射在地面，大夥準備一哄而散。

我們教練卻大吼著比賽繼續，至於新莊隊的教練，原本正要轉身離去，聽見我們海山隊教練的吼聲，也大叫著小隊員回場上撐完這場。

新莊隊的教練說：「再撐一下，我們就贏了！」

我們海山隊的教練大叫著：「全部給我滾回來得分！」

帷幕外的觀眾走了一半，另一半聽見場內的對陣叫罵，卻也有人捨不得離去留下來觀戰。

楊秀芳則是和那一比七的計分板一樣，自始至終都沒有移動。

第九局在細雨中開始，我耗盡了力氣未讓對方再獲得任何一分，然而，新莊隊也沒有讓我們海山隊再拿到第二分，比賽就這樣結束了。

我想我的手臂在場內的演出並不俗，畢竟原本失分連連的我們，最後兩局新莊隊卻未能再奪得半分。

只是我們海山隊的打擊線不捧場，並沒突破新莊隊的封鎖線。

教練意興闌珊的告訴我，回去準備一下，下次可以考慮先登板了。

我覺得有了教練這句話，就值得了。

計分員淋了一身濕，怒氣無處可去，狠狠瞪了楊秀芳一眼。

楊秀芳也不搭理，比賽散場時跑向了我，還用力捏了我的臉頰。她稱讚我表現不算好但也不壞。我想，那算是稱讚吧。

我當時是有些落寞的，沒想到才丟了兩局球，手臂就痠痛不已，已算是放盡氣力了。

後來我知道，海山隊的隊員們私底下常常糾在一起討論，如果第一局就讓我上去投的話，戰況不知會如何。

但這些話傳至原本先發的那位投手隊友耳中，他自然很不悅。

我還因此莫名的挨了他一頓揍。

而那天比賽結束時，場外有稀稀落落的鼓掌和吹口哨聲，那些掌聲口哨聲究竟是給我的，還是給新莊隊，我不得而知。

我只依稀記得，裁判哨音響起的那刻，太陽緩緩露臉了。雖然球是圓的，什麼都有可能發生，但也可能什麼都不發生。這場只丟兩局的我，後來在教練的關愛之下，漸漸成為了海山隊的主力投手。

很多年後，有一次我和楊秀芳在外頭散步著，想起了這場一比七的棒球賽。當時雖然我們兩人靠得很近，但並沒有相互依偎在一塊。

而那時楊秀芳只要依靠近我，我便很自然的，又離她遠一些。

我內心只是覺得，我們之間雖然很好，但畢竟還沒有什麼正式的關係，兩個人走在外頭靠那樣近，會被說閒話，對彼此都不是很好。

還記得那天一大清早，陽光似乎還沒發威，空氣裡還帶有一點點涼意，楊秀芳走在我身邊，一路上沒有多說些什麼，表面上卻像

平常的感覺一樣自然。

然而，大概是她隱約能感覺到我有話梗在喉頭，沒向她吐露。因此她按耐不住滿心的疑惑，嘴巴蠢動著正準備要開口我問時，我趕緊停下腳步，將溝邊一塊半個拳頭大的石塊往溝的方向踢，那石塊不規則的滾動，咚一聲落入水溝，讓楊秀芳也跟著停下了腳步。

我後來努力回想著，那時楊秀芳嘴邊勾起微笑，好像是說了這樣一句話：「都這麼大的人了還孩子性！」

而我本來想說些什麼，卻一時語塞。

那時楊秀芳問我說：「你到底怎麼了？你最近怎麼這麼怪？」我只能假裝嚴肅的抿著嘴唇，將本來想說的話全吞進肚子，然後故作輕鬆的說：「你還記得我們小時候打野球的事？」

楊秀芳回我：「當然記得啊，你以前那麼野，打野球就像在打架一樣，很兇！」我聽她這樣開玩笑，才稍稍放鬆的說：「有嗎？我記得你那時大吼的樣子比我兇，還嚇了我一跳！」

我記得那一天，我們兩人相視而笑，心思雙雙插了翅膀，記憶飛回小時候的那一場一比七的棒球賽。

回憶起童年的棒球賽時，我和楊秀芳兩人臉上都堆滿著笑容。

太陽光甫一露臉，便在我們的臉上閃耀。

說起我的那場棒球賽時我們兩人有說有笑，然而除了棒球賽之外，我和楊秀芳似乎沒有別的話可說了，一前一後沉默的走在溝邊。

這條小溝裡有魚群游著，魚群一直逆著水流在原地悠然游著。就如同這些原地泅泳的魚群，我原本想說的話，就全堵塞在喉頭，

原封不動。

楊秀芳看著我，大概猜中了我心裡在意著什麼事。我從來就沒有什麼事能瞞住她，她也終於忍不住出口問我說：「你有什麼事？你就直接說吧。」

不知從何說起，我低垂著頭，若有所思走了幾步，才讓積壓已久的話破口而出：「我，我阿爸決定讓我去跟一個林小姐相親。」

楊秀芳停下了腳步，我也跟著停下了不安的步伐。

楊秀芳望向無垠無涯的天空，有幾隻鳥飛過，她又邁開步伐，雙手緊握著拳，勉強自己露出像是微笑的樣子對我說：「那，恭喜你了。」

我著急的跟了上去說：「不是啦，我也只是聽家裡的話去看看，不一定會有結果！」楊秀芳強忍住眼眶中的淚，但泛紅的眼珠已出賣了她的情緒，但仍然嘴邊掛笑地對我說：「我知道你阿爸不喜歡我，沒關係，我先恭喜你啦。」

我心煩意亂，對楊秀芳說：「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說，反正，我阿爸叫我去，我就去，你不要想太多。」

楊秀芳快攔不住眼眶中的淚，隨口推拖：「我還有一點事，我先走了，再聯絡啦。」隨後她便跑步離去，留下我，望著溝中逆流的魚。

那些魚仔們嘴巴始終一開一闔的，好像一輩子都在說話，每條魚都仿若說話高手，讓我感到自己的口拙，甚至覺得自己還不如去當一條溝中之魚算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一如往常至履物店上工。整家店除了老闆和老闆娘之外，也只有我這個員工。通常都由老闆娘和我一起顧店，至於老闆，總是不見人影。

老闆娘照舊使喚著我打掃和整貨，一整個上午，我都忙碌在工作上，昨天就像是噩夢一場，今天醒來就當成大夢初醒，都沒事了。

到了許多年後，我才從她們口中分別聽說了那天之後發生的事。那一條溝的溝水似乎從來就沒有離開過我的生命。

對於命運之水的流竄，我們好像永遠都只能順應著水向而漂流。

反抗大概只能白費力氣，隨順著溪流奔去的方向走，看著載浮載沉的自己，無力感也不斷在腦海中旋轉。

生命的溝水暴漲，將所有人的思緒都帶往不可測的未來。

至於楊秀芳，那天她一離開溝邊，淚水隨即奪眶而瀉。

她一路啜泣往家的方向奔去，進家門後迅速穿過待在家中大廳的父母直奔閨房，房門也沒關便趴在床上縱情大哭。她母親在客廳一瞥見楊秀芳的淚流滿面的樣子，也跟著她進了房間，急忙問怎麼哭成這副模樣。

楊秀芳嘴巴嘟囔著不知說些什麼，但母親在一串話裡耳尖的聽見陳明歌這三個字，臉上表情於是大變，一邊咬牙切齒罵陳明歌是沒用的男人，一面又試著安撫楊秀芳的情緒。楊秀芳聽母親罵陳明歌後，著急的向母親解釋不是陳明歌的錯，只是沒有緣份也不能勉強。

楊秀芳的母親不平的痛罵陳明歌，連帶將陳明歌的父母從頭至

尾數落一遍。

楊秀芳雖然維護陳明歌，但當母親開始說起陳明歌父母的不是時，她卻心有戚戚焉的沉默不語。

畢竟，去年楊秀芳造訪陳明歌家時，才一進門就感受到陳明歌母親對她的不耐。用餐時，陳明歌的父親對著陳明歌千叮萬囑，說是他們家裡貧寒，要認清自己的身分地位，像他們這種人，沒有辦法好好招待什麼千金小姐，也不要奢望將來能娶富家女回家。陳明歌的母親一邊還附和著說，大小姐就是要和門當戶對的人在一起，要是來他們這種家庭，顧自己都顧不了了，哪有能力去伺候大小姐。

陳明歌雖然也在同一張桌上吃飯，但卻不曉得該怎麼替楊秀芳說話，只能板著一張臉，一下子看看父母親，一下又眨著眼看向楊秀芳。

這些話就像是塗了辣椒的利刃，每一句都劃破楊秀芳的皮膚，並且後勁帶來的疼痛無盡無窮。

楊秀芳抹一抹臉上的淚，擺出一張笑臉握著母親的手說：「不要再生氣了啦，到底是阿母你被欺負，還是我被侮辱？」

母親也輕輕拍了拍楊秀芳的手，但沒有說半句話，只用飽含母愛的眼神，籠罩著眼前這個唯一的掌上明珠。房門外的長工來敲門，送來楊秀芳的新名字，打斷了母親對楊秀芳的撫慰。

近來流行國語家庭，楊秀芳雖然有些不習慣，但在父母的要求下也有了日本名字，叫島田秀子。

楊秀芳之前察覺到陳明歌的父母對自己的不友善時，就開始試著做一些別的事情轉移注意力。

這時學習寫日文、講日語、過著日式生活，便成為她的日常重心。

唯一就是改名換姓讓她不自在，已經用了十多年的楊秀芳，忽

然易換成島田芳子，就好像讓她重新做人一般。

第二天一早，楊秀芳沐浴後第一次正式穿上父親送給她的浴衣和木屐。她先拿起了浴衣端詳，回想著之前學習穿浴衣的方法，眼神裡充滿犀利臉上映紅。

她是島田秀子，她蠕蠕的讓襪子套上了白皙的腿，指尖靈活的順平襪緣。她輕快的讓雙手滑進浴衣袖口中平舉，奮力一振，有如蝴蝶展翅。

隨後，她緩慢的將衣襟兩端自下方往上提起，讓裙擺如羽毛般護著腳踝。她左手提著浴衣左領仿若朝顏攀入右腰，又像浪潮一樣返回原位。隨後她讓右手領著浴衣左領像藤蔓一般延伸至左腰，再往上輕輕提起。

她反覆的將左領飄入右腰，復讓右領蕩入左腰，像是在雲海中痛快的興風作浪。她拉著腰紐圍繞著自己豐潤的腰身，敏捷的將餘線隱沒於線的內側纏繞。

一個轉身，她開始撫平著浴衣的每一處，讓鎖骨深藏於浴衣，頸部則聳直於浴衣之上。一個轉身，她順道拾起伊達帶圍住腰身。她讓雙腳融於木屐，一身絢麗，有如蝴蝶停歇於馬纓丹之中。

最終，她想像著陳明歌也穿起浴衣的樣子。

此刻的林美鶯也正聽從著父命，為相親做種種準備。林美鶯在房中神情緊張，先讓瘦弱的雙手整理著床舖，之後在一旁的櫃中取出大襟衫裙。

她使勁拋甩著有些發皺的大襟衫，整平放在床舖上，兩手吃力而緩慢的又拉又壓著大襟衫。她右手兩指熟練的，將百褶裙的每一個摺處，都專注的一一夾平。

她滿意的將大襟衫裙套上了身，大襟衫裙在她纖細的身上顯得過大，有如堅強迎風的紙燈籠，隨之飄盪。